

望
安
庆徐迅,潜山市人,作家,
现住北京。

戴立,怀宁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军事经济学院、中国政法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国防大学。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理事,毛泽东书法研究会理事。曾获全国冰心散文奖、军史研究优秀成果奖、解放军长征文艺奖。专著多部,多次立功。

寓住北京,寂寞时就想天柱山。想着想着,就在心里揣摩天柱山的模样:雨过天晴,天柱峰通体放光,浑身的钢蓝与天空的蓝融为一体,湿淋淋如出水芙蓉。驻足峰前,只觉万千气象,尽收眼底。雨水的洗礼,使天柱峰簇新如柱,巍峨俏丽,缥缈如琼楼玉宇。若是浓雾弥漫,面前白茫茫什么都看不见,心情沮丧时,一阵山风吹过,拨云见日,面前先是露出尖尖一角,尔后现出“中天一柱”几个红漆大字。山峰之腰,一束佛光如莲花盛开,眼前花非花,梦非梦……

我家就住在天柱山东麓,那时太阳每天在门前升起,又在黄昏坠入屋后的天柱山,我总扛着瘦弱的脑袋,望着漫天云霞,总觉得天柱山神秘而遥远,且充满阴森森的色调——大人称那里叫“万山尖”。祖母或外祖母哼着催眠小调,哄不住我的哭闹,就吓唬道:“再哭,就把你送到万山尖去,看你怕不?”据说,我那时候一下子就没了声音。后来,大人们滔滔不绝的是天柱山的传说和神话,比如“和尚撵美女”“天柱山上一担种”,狐精鬼怪类似聊斋和进山跑“鬼子反”时的传说……“家住万山尖,客奉主人烟”“万山尖上发脉,从头说到尾”……由此衍生出天柱山许多谚语,至今还挂在他们嘴边。

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登礼潜之天柱山,号为南岳”,天柱山曾盛名一时。隋开皇(589年)时,把长江比作衣带,也很有想象力的隋文帝却另

与天柱峰对视

徐迅

立湖南衡山为“南岳”,便把这位山水美人打入了冷宫。人们说皇家是为了拓宽疆土的需要,但个中原委谁又能说清?能弄得清的倒是历史上的一些骚人墨客,如李白、王安石、黄庭坚等等,他们都想结庐在此,但结果一个个也没有留下来……天柱山依然是山。外面是山,里面还是,众山拱绕,群山巍巍。有云有雾,云雾缭绕,如柱般的天柱峰跃然屹立万山之颠。怪石嵯峨,似禽如兽,瀑布或鸣或吼。这瀑布,这流泉,就让山有多高,水有多长……

我记不得第一次是怎样与天柱峰对视。天柱山冷寂而落寞,没有索道,很少行人,面前更没有修葺一新而且整齐的石阶,走了很长的山路,爬了很多的山,更有在神秘谷里穿插奔突,或钻或爬的奇特感受。一路就那么跌跌撞撞,待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站在天柱峰前,那一份成功的欢欣总溢于言表——青春年少、心绪彷徨的日子,爬一座山算不了什么,历尽艰辛,靠自己双脚与天柱山对视,却使我感慨万千……以致离开家乡多年,我还疑心天柱山枯燥而漫长的山路是我人生漫长而整足的序幕——天柱山博大胸怀接纳过我,接纳过一个人生的全部惆怅啊……

离开天柱山的日子,留在记忆里最为深刻的是天柱山的晨曦,远山如黛,皖河似带,万千阳光溅射在天柱峰上,峰峦俊美,山川开朗。在薄雾缭绕的天气里,天柱峰就像一株硕大

的竹笋,青翠欲滴——当地,就有人把天柱峰称作“笋子尖”的。这样日思夜想的结果,我梦里总是浮现出天柱山旧时山水。只是没有想到,在睽隔九年之后,我站在久违的天柱峰前却微微吃了一惊,当时心里竟生出茫然和陌生:冬天的上午,艳阳高照,面前天柱峰泛白的花岗岩斑斑驳驳,通体褶皱,隽秀或是矍铄,苍迈或者雄劲,更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时间老人,在阳光下一览无余,脚下的“渡仙桥”也毫无仙气可言……群山逶迤在前,谷底历历在目,印象里天柱山险峻与峭拔,伟岸而神秘,恍惚一个久远的梦,变得遥远起来。双手捋捋双鬓生出的缕缕白发,我便不由心生诧异——“半生蹉跎半生累,再见天柱两鬓白”,也不过如此?

这当然是我的一种错觉。地理说,天柱山是花岗岩峰丛地貌,是新生代的第三纪和第四纪之间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使它多次间歇性抬升,同时花岗岩胚胎上的盖层也因为不断遭遇风雨的剥蚀,渐渐剥露地表,才使天柱峰高高耸出群山。正是大自然亿万年的风化侵蚀或鬼斧神工,才造成天柱山峦连绵,巍峨峻峭,怪石丛生,秀丽雄伟……感谢那样的一个冬日,我与天柱山不期而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当然是青山似我、山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大境界大自在,如此,天柱峰并不会因我两鬓斑白,山我俱老吧?

怀宁,君子的故乡

戴立

读周敦颐的《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君子如此,令人神思。

故乡怀宁,君子的故乡。

怀宁是一座长江流域历史悠久的古城,乾隆时安徽布政使司自江宁(南京)迁至安庆府怀宁县,千百年来为省、府、县同城同治,是安徽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怀宁襟江带湖,地当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这里。清《胜朝殉节录》就记载着有史第一位文武状元、明副总兵王来聘抗清殉国。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怀宁,君子的故乡。

京剧里无数英雄豪杰,家国故事,而徽班诞生于怀宁。

一代宗师邓石如,家族世代人才辈出,儿邓传密秉承家学,也是著名的大书法家。孙邓解学而优则仕,曾孙邓艺荪是民初著名的教育家,五世孙邓以蛰、邓季宣都是著名的大学教授,六世孙邓稼先是“两弹元勋”。邓氏家风体现的正是怀宁人集体对“君子家风”的高度重视。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怀宁民风求知向学,“学而优则仕”在怀宁民间影响

深远。传宋理学家朱熹曾在独秀山开设书院讲堂,传授儒家经典。毛泽东视察安庆,曾问:先有独秀山还是先有陈独秀?得知先有独秀山,“陈独秀”只是先生的笔名。陈独秀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党的“一大”到“五大”的书记。先生虽然后期在政治认识上与党有分歧,但他一生光明磊落,坚守着君子品德。宁可艰难度日,也不接受国民党许诺的高官厚禄和钱物,不发表任何对党不利言论。

王星拱任职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期间,广纳学者、知人善任,是著名教育家、科学家。他早年留学英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反清进步运动,发起组织我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五四运动中,配合陈独秀、李大钊的爱国活动。“一二·九”运动中,支持爱国学生。“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运动中,在香港发表公开讲话,抗议当局,并辞职携家眷回故乡怀宁。1949年国民党要求他赴台,他严词拒绝。王星拱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积极宣传自然辩证法与科学理论,他一生的信念与目标是:秉承学术独立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

使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先生用一生诠释了一代大学者爱国、担当的高尚品格,先生去世,陈毅送挽联:“一代完人”。

诗歌,人类语言文字的精华,艺术精神的至高境界。诗人海子,15岁从怀宁乡间考上北京大学,19岁执教中国政法大学,在25年的生命里,这位淳朴少年将自己在故乡怀宁这片文化艺术沃野中汲取的营养化为诗句,释放他对生命与世界的热爱,他用人们难以想象的热情、智慧写下了大量优秀诗篇,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人生本没有意义,是人的作为赋予人生意义。岁月的长久中,不能磨灭的是君子的担当精神。怀宁文化,以它独有的品质,为世人贡献了人杰君子。他们的精神哺育更多怀宁子弟,去继承发扬君子的精神,担当作为。我对故乡的感情,就是对君子境界的神往之情。人寿百年,对物质的消费是非常有限的,百斤之躯,还是要有所作为,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

君子之美,担当作为,凝聚了怀宁人对精神美的共同向往与追求。君子之美,给予故乡人热情与智慧,也照亮我的人生。